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徐崇温 主编

〔联邦德国〕 马克斯·霍克海默

特奥多·威·阿多尔诺

洪佩郁 蔺月峰

著
译

启蒙辩证法

(哲学片断)

YANJIUKONGSHU



重庆出版社

2 016 8594 3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 重庆出版社

启蒙辩证法

(哲学片断)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Max Horkheimer—Theodor W. Adorno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69

根据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菲舍尔袖珍本出版社1969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杨希之

封面设计 王晓珊

技术设计 刘黎东

〔联邦德国〕马克思·霍克海默 著 洪佩郁 译
特奥多·阿多尔诺 著 蔺月峰 译

启 蒙 辩 证 法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印张 8.5插页4 字数201千

1990年7月第一版 1990年7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5366-1376-8/B·43

定价：3.95元

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 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崇温

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学说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建设到改革的发展，“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

要适应这样的大趋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就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就是说，必须在积极探索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中的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的同时，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还要研究当代各种思潮？

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过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就是因为它是在吸取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中形成起来的；在今天，在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人类

2629/08

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化，并且在新的探索中，提出种种新的学说、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观念的时候，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吸取和改造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就显然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即使是资产阶级思潮，尽管它们大多以现代唯心主义的歪曲形式出现，却毕竟在这种形式下，提出了一系列真正由实践产生的问题，一些实际的、迫切的科学问题。把这些问题当作正面考察的对象，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从中引出应有的结论，可以使马克思主义者紧紧把握时代和实践的脉搏，从新的实践中吸取思想营养。

在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尤其具有迫切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新的技术革命使得全球问题日益尖锐化，把人类生存的利益提到极其突出的地位，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以正确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十分明显，必须深入研究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当代各种思潮，我们才能跟上时代和实践的足迹，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而在当代各种思潮的研究中，对于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考察，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宏伟事业来说，又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因为这些思潮、流派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二是因为它们又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之下，从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为指导去进行这种研究的，课题的同一性和观点的多样性相统一，这就使这种考察可以更加直接地有助于我们在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并结合亿万人民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以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为例，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在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世界看成是

一个只按自己的规律运转、而同人的实践没有干系的体系，认为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革命变革是把实践引进了认识论，把人对客观世界的改变，看成是认识的基础；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则认为，世界是通过主体而得到中介的，因而，在马克思那里，不是物质的抽象，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基础。

在这些不同思潮的撞击中去研究和把握马克思著作的精神，我们便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具有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是把实践引进了本体论，强调也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即把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强调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始终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始终坚持劳动实践在多种层次上所受的自然制约性。

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然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强调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即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却忽略了它的第一个基本点，即从主观方面把事物当作实践去理解，这就很难同旧唯物主义完全划清界限，这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其量只是一种片面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虽然突出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第一个基本点，却又忽略乃至否定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所以，尽管它们再三声称要纠正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缺陷，但在实际上，却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一个和苏联模式方向相反的歪曲，这样那样地陷入了唯心主义。

所以，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派的哲学，它们都没有从上述两个基本点的联结上去把握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附加成分，我们必须从中引出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恢复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本来面貌，并且根据当代人类的实践去理解其深刻含意，把它推向前进。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就是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的。

就这套丛书的覆盖面来说，它既包括东方的，又包括西方的，但鉴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西方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了解得较少，所以，在选材方面将以西方的研究为主。邓小平同志说过：“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154页）

就这套丛书的品种来说，既有对国外学者原著的翻译，又有我国学者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研究和评述。但长期以来，我国读者接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的原始材料太少，因此，这套丛书将以翻译国外原著为主，随着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广泛展开和逐步深入，而逐渐增加我国学者研究专著的比重。

这套丛书的编选，力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将根据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挑选一定的翻译和写作书目，组织合适的译者和作者去完成以后分期分批出版。另一方面，我们又竭诚欢迎大家向我们推荐有关的书目、选题，包括推荐译者和作者，还竭诚欢迎大家对丛书中已经出版的作品提出批评和意见。

希望通过这些办法，把这套丛书真正办成一套比较能够反映我国广大读者的需要和要求，在全党全国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在实践中学习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任务中，发挥一点促进作用的丛书。

中 译 本 序

《启蒙辩证法》是马克斯·霍克海默和特奥多·阿多尔诺于1940年合著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作者马克斯·霍克海默 (Max Horkheimer, 1895—1973) 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的一个犹太族的纺织工厂厂主的家庭。他曾在慕尼黑、弗赖堡和法兰克福大学学习和研究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 (博士论文题为《关于康德的〈判断的二律背反〉》) 后, 留在法兰克福大学执教。1924年通过教授论文 (题为《作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之中介的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在此期间, 他与格律恩堡、波洛克等人一块参加了建立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工作。1922年该所正式成立, 格律恩堡任第一任所长。霍克海默于1930年获得社会学专业教授职位。1931年1月24日霍克海默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第二任所长。从此, 该所开始了一个以社会哲学为研究方向的新时期。一般人也认为从这时起法兰克福的批判者们, 开始在德国建立“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人们通常称该学派

为“法兰克福学派”。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对犹太人进行了残酷的迫害。由于该所的大部分重要成员均系犹太人，因而该所很快就被法西斯当局勒令关闭，其成员也纷纷流亡国外。霍克海默先到日内瓦筹建新所，并于1934年随所一起迁至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38年霍克海默邀阿多尔诺去美国和他一块工作，于1940年二人合著《启蒙辩证法》。1948年9月霍克海默决定将该所迁回法兰克福。波洛克、阿多尔诺等人于1949年也同霍克海默一起迁回法兰克福大学。霍克海默重返法兰克福后，重新获得了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哲学教授职位，并继续担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职务。经过一段时间准备，社会研究所于1950年正式开始活动，其重点是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教育。尤尔根·哈贝马斯和阿尔弗利特·施密特等人，就是在这时开始就学于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门下的。1951年霍克海默任法兰克福大学校长。1973年7月7日，霍克海默病故于纽伦堡。

《启蒙辩证法》的另一位作者特奥多·威森格隆特·阿多尔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1903—1969)出生于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一个犹太族的酒商家庭。1931年获教授职位(论文题为《克尔恺郭尔,美学的构思》),成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工作人员。1934年由于德国恐怖气氛日浓,在法西斯主义迫害犹太人的压力下,阿多尔诺被迫流亡到英国。1938年应霍克海默之邀,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与霍克海默等人一起在社会研究所工作,并成为该所的重要成员之一。他于1940年和霍克海默合作著《启蒙辩证法》。1949年他随所迁回法兰克福,并受聘为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和社会学教授。阿多尔诺于1960年接替霍克海默成为该社会研究所的第三任所长。

60年代末,当左派大学生领导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时,阿多尔

诺非但不支持左派学生的行动,反而站在左派学生的对立面,与学生发生冲突并展开争论。更有甚者,阿多尔诺竟然在联邦德国法院审讯左派学生运动领袖(系阿多尔诺的研究生)时,出庭作证,为当局辩护。被他激怒的左派运动的学生们,对他的行为感到异常愤慨,他们公开反对阿多尔诺,把他看成反革命分子。阿多尔诺怀着愤怒、忧郁的心情迁居瑞士,不久即病故。

《启蒙辩证法》是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迁徙美国期间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其基本特征是把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批判追踪到启蒙精神的自我摧毁,并把极权主义归因于科学的逻辑,进而对西方社会和西方思想进行激进的批判。由于它开创了对发达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法兰克福式批判的先例,所以,它是法兰克福学派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该书写于1940—1944年,1947年正式出版,在1969年加上新版序言重新出版发行之前,在60年代西方的新左派运动中曾被翻印成各种版本广泛流传。

《启蒙辩证法》是一部片断性的哲学论证文章集。全书共分为六个部分:1.新版说明;2.导言;3.启蒙的概念(该章又附录有两篇文章:a.第一篇附录:奥德修斯或神话与启蒙;b.第二篇附录:朱利埃特或启蒙与道德);4.文化工业。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5.反犹太主义的因素。启蒙的界限;6.札记和草稿。

《启蒙辩证法》首先论述了“启蒙的概念”。什么叫启蒙的辩证法?在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看来,就是那个旨在征服自然和把理性从神话镣铐下解放出来的启蒙运动,由于其自身内在的逻辑而转到了它的反面。这里所说的“启蒙”,并不是专指18世纪西欧的启蒙运动,而是泛指那个把人类从恐惧、迷信中解放出来和确立其主权的“最一般意义上的进步思想”。这样,在考察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时,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一开始就用人和自

然之间的冲突，取代了阶级冲突作为历史的原动力。

启蒙精神追求一种使人能够统治自然的知识形式。在这个过程中，理性最初是作为神话的解毒剂而出现的，但在后来，它本身却变成了一种新式神话，因为被广义地理解为西方文明的合理化的最高命令的启蒙，把自然当作一个好像要为了主体的利益而加以剥削的它者来对待。在霍克海默、阿多尔诺这种观点观察之下，科学和逻辑的整个意义都成了问题，因为科学是统治的工具，人们要从自然学习的东西，就是如何使用它，以便统治自然。

然而，尤其具有灾难性的是，启蒙对于自然的统治，对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有巨大的影响，这是因为，对于自然的日益增长的统治意味着从自然异化，以及对人类的同样日益增长的统治。启蒙的理性主义提高了人统治自然的力量，同时又增长了某些人对另一些人的统治力量。

启蒙精神还从语言学中系统地消灭了否定，使它不再能发出抗议之声，于是，语言不再显示意义，而变成无非是社会中统治力量的一种工具。在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看来，工业主义把人的主观性“物化”着，商业拜物教盛行于生活的每个领域之中，而思想本身则因此而被摧毁了。这样，启蒙精神就走上了自杀的过程：随着阶级的巩固，和自然的征服同时发生的，是大多数人对于一种作为第二自然而毫不留情地加诸于他们的社会秩序的服从，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是完成着这种暴政的机器。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得出的结论是，历史的目标不应是对自然的统治，而应是同自然的和解，而这就意味着要抛弃那种使自然服从于人的“粗野”而“无望”的企图，要摆脱逻辑和数学的“专制主义”。

《启蒙辩证法》在阐述了上述启蒙概念以后，接着就用一些实例去例证启蒙思想贬值的各种形式。

奥德修斯部分，主要想借该故事说明：一种文明——人们在其中企求肯定自己——只有通过自我否定和自我抑制，才是可能的。所以在启蒙精神中，辩证法采取了一种弗洛伊德式的形式。

论朱利埃特部分，把朱利埃特比作18世纪启蒙运动的缩影。说启蒙运动把人类当作一个抽象“体系”的可以重复和取代的要素。而这也就是朱利埃特的生活方式的意义。潜在于启蒙哲学中的极权主义思想，把人的特征比作可以相互交换的商品，理性和感性被贬到一个非人的水平上；理性主义的计划堕落成为极权主义的恐怖；道德被弱者嘲弄和鄙视为用以保护自己和反对强者的策略。

在论文化工业部分中，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提出了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理论，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堕落成了操纵大众意识、扼杀个性和自由的工具，从而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极权主义的一种表现。

在反犹太主义部分中，霍克海默、阿多尔诺超越了对反犹太主义作出反应的范围，而去讨论犹太人本身在西方文明中的功能。在他们看来，犹太人的两难处境，在于他们既和启蒙相同一，又和启蒙的对立面相同一。作为个人，犹太人的真正解放，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统治终结的时候，更根本地说，只有在启蒙在其最工具、最操纵形式上的统治本身终结的时候，才能到来。反犹太主义只有在社会领域里实现调和的时候，才能终结。

在最后一部分札记和草稿中，霍克海默、阿多尔诺认为，人同自然的异化，对于西方文明现在的危机来说是非常之核心的，以致看来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为此，他们明确拒斥基督教、黑格尔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种种性质和形式的乐观主义前提，而竭力鼓吹悲观主义。这也是弥漫全书的一个基调。

总之，《启蒙辩证法》阐述了启蒙精神的发展过程，说明启蒙精

神已从历史上的教育推进作用，发展成了欺骗群众的工具。《启蒙辩证法》揭露批判了法西斯主义的罪行，特别是迫害犹太人的罪行，指出了当代极权主义正在增长的倾向。作者认为，只有揭露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暴行，向有秩序的世界过渡，社会才能发展。书中反映了作者要求维护自由和走向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倾向。但书中也流露出了作者认为现代科学活动中的伟大发现是以理论修养的不断衰退为代价的悲观主义观点。因此，研究《启蒙辩证法》，不仅有助于理解法兰克福学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思想转折，而且有助于把握当代西方社会种种否定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否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意义的思潮，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把握生态学思潮的脉络。这对于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去剖析当代西方社会思潮是一本重要的材料书。

新版说明

《启蒙辩证法》于1947年在阿姆斯特丹附近的奎里多初版。这本书虽早已出版,但只是现在才逐渐传播开来。2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之所以再版这本书,不仅因有迫切需要,而且也因考虑到,书中不少思想还符合当前时宜,还会对我们今后的理论工作继续发生影响。一切内行的人都不难想像得出,我们二人对这本书是怎样进行字斟句酌的。书中的绝大部分段落都是我们亲自口授的;这本《启蒙辩证法》的生命要素,可说是我们二人澎湃激情的结晶。

但是我们现在并不一成不变地坚持书中所阐述的一切观点。否则的话,就与认为真理是符合时代核心的,真理对于历史运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那种理论,是不协调一致的了。这本书是在纳粹恐怖统治崩溃前夜写的,有不少地方对现实的阐述,在今天看来已不适用。而且我们当时也并没有非常准确地估计到向有秩序世界的过渡。

在政治上分裂为各巨大的权力集团，并且这些权力集团客观地趋向相互撞击的时期，恐怖的状况就会继续存在下去。第三世界中的冲突，极权主义的不断增长，这些现象正如《启蒙辩证法》对当时法西斯主义所论断的那样，不只是历史中的插曲而已。批判的思想即使在进步面前也没有停止过；今天它要维护即使从伟大的历史进程看来似乎是无力的残存的自由和真正人道主义的倾向。

这本书中所阐述的全面协调一致的发展过程被打断了，但并非断绝了；这种发展过程仍在阻碍专政和战争。关于与此相连的启蒙转变为实证主义、现实事物的神话，以及理性与非理性的一致等的预测，得到了压倒一切的证实。我们的历史观点并没有假定这种现象已消失，但也不意味着对信息进行实证主义的探求。作为一种哲学批判，它不能放弃哲学。

我们从写这本书的美国回到了德国，深信在这里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取得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大的成就。我们原来是把这本书奉献给50岁的弗里德里希·波拉克的，今天他已75岁了，我们再一次和波拉克一起建立了社会研究所，以进一步发挥《启蒙辩证法》中阐述的思想。正如最初在写《启蒙辩证法》时一样，在进一步发挥我们的理论以及与此有关的共同的经验时，格雷泰·阿多尔诺都给予了我们最有益的帮助。

我们认为修改观点要比再版几十年前的旧书，要省些时间。我们不想修改过去已写下的观点，哪怕是明显不对的地方；也不想把过去所写的全部内容都提高到现在水平，因为那样就等于重写一本新书了。今天不像过去那样间接地，而是明确地强调，要维护自由，传播和发展自由，加速向有秩序世界的进程，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的著作中还要加以强调。现在我们主要只是改正印刷中出现的，以及类似的错误。我们希望，通过再版本书，能提供一些历史

资料,或许对读者有所裨益。

马克斯·霍克海默

特奥多·威·阿多尔诺

1969年4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

导 言

我们把工作的这份初步成果奉献给弗里德里希·波拉克，并希望能在波拉克 50 岁时完成我们已开始的全部工作。但是，当我们越是深入地探讨任务时，就越是清楚地感觉到，我们的能力与任务的要求是不相称的。首先，我们真正地认识到了，为什么人类不是进入到真正合乎人性的状况，而是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我们低估了对此进行阐述的困难，因为我们对现代意识仍然深信不疑。即使多年来我们已经觉察到，现代科学工作中的伟大发现，是以理论教养的不断衰退为代价的，但是我们总还是认为，科学要进一步发展，首先得使我们集中于批判和继续研究专门的学说。至少我们的研究工作在论题方面要坚持传统原理、社会学、心理学和认识论。

但是，我们在这里所编的片断表明，我们不得不放弃原先的那种信念。如果说精心整理和检验科学遗产，特别是那些被实证主义的清理者看作应忘却的无用废物的科学遗产，是认识的一个因素，那么，在现代资产阶级文明崩溃的情况下，就不仅仅是对科